

伯基 爵度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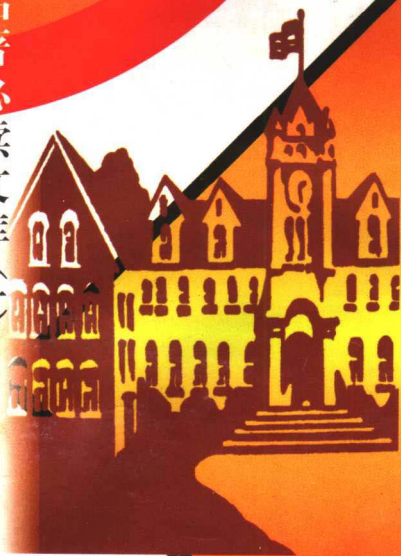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卷

大仲马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64B-3

基度山伯爵

(二)

[法] 大仲马 著

吴 昕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度山伯爵/(法)大仲马著;吴昕译.-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基… II.①大… ②吴…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85 号

基度山伯爵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第十四章 二囚徒

路易十八复位的一年以后，巡查监狱的巡察吏到伊夫堡来作了一次视察。

邓蒂斯从他那幽深的地牢里听到了准备迎接巡察吏的嘈杂的声音，——这种声音，一般人在他所躺的那样深的地方几乎是很难察觉的，只有听惯了蜘蛛在夜的静寂时织网，和每小时凝聚在黑牢顶上的水珠间歇的滴声的囚徒的耳朵才能听得出来。他猜想生活上大概要发生什么不平凡的事情了。长久以来，他没有和世界发生任何接触，以致他已把自己看作死人了。

巡察按次序地视察监房和黑牢，有几个囚徒，由于他们的顺从或愚蠢获得了政府的怜悯。巡察问他们的伙食如何，有什么要求没有。他们一致回答伙食太差，他们要求自由。巡察问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没有。

他们摇摇头！除了自由以外还能希求什么别的呢？巡察微笑着转过来向堡长说：

“我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作这些无用的视察，你见过一

个犯人，就等于见到全体了，——永远是千篇一律，伙食坏啦，自己无罪啦。还有别的犯人吗？”

“有的，危险的犯人和疯犯都在黑牢里。”

“我们去看看，”巡察带着极为不耐烦的神色说。“我必须完成我的使命。我们下去吧。”

“我们先派两个兵去，”堡长说。“那些犯人有时只为了活得不耐烦，想判个死刑，就会做出无用的动作来，因此你有可能成为一次绝望行动的牺牲品。”

“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戒备。”巡察回答。

于是就派了两个兵，巡察顺着一条霉腐、散发着恶臭、潮湿的黑暗的楼梯往下走，偏要在这样的地方走过就已使眼睛，鼻子和呼吸感到很难受。

“噢！”巡察走到中途停下来喊道，“活见鬼，谁能住在这个地方呀？”

“一个最危险的叛徒，一个我们奉命要特别严加看守的人，这个家伙无恶不做。”

“就他一个人吗？”

“当然。”

“他到这儿多久了？”

“将近一年了吧。”

“不是的，是他想杀死狱卒以后才关进去的。”

“想杀死狱卒？”

“是呀，就是替我们掌灯的这一个。对不对，安多尼？”

“对，他要杀我！”狱卒回答。

“他一定是疯了。”巡察说。

“比疯子更坏，——他简直是一个魔鬼！”狱卒答道。

“要不要我训斥他一顿？”巡察问。

“噢，不必，这是没有用的。他像这样已经够受罪的了。而且，他现在差不多已疯了，再过一年，就会变成一个十足的疯子。”

“疯了对他还好些，——他会少些痛苦。”巡察说。正如这句话所表示的，巡察是一个人情味很足的人，而且处处都能适合他的职位。

“您说得不错，阁下，”堡长回答，“您的想法证明您对这一行很有研究，现在，大约再走 20 步，下一层楼梯，我们就可以在一间黑牢里看见一个长老，他是意大利一个政党的老领袖，自从 1811 年起他就在这儿了，1813 年疯了，从那时起，他在外表上就跟从前判若两人了。他以前老是哭，他现在笑了。他以前愈来愈瘦，现在却长胖了。您最好还是去看看他，别去看那个，因为他疯得很有意思。”

“两个我都要看，”巡察回答，“我一定得本着良心完成我的责任。”

巡察第一次巡回视察，很想显一显他的权威。“我们先去看这一个。”他又说。

“卑职奉陪。”堡长回答，于是他向狱卒示意，叫他开门。听到钥匙在锁里转动声和铰链的轧轧声，那本来蹒伏在黑牢的一角，带着难以说出的快乐在享受从铁栅里射进一线微光的邓蒂斯，便抬头起来。再看到一个生客，有两个狱卒掌着灯，还有两个兵陪着，而且堡长还脱了帽对他讲话，邓蒂斯就猜到来者是什么人了，知道他向高级当局申诉的时机到了，于是抱住双手一跃向前。

两个兵把他们的刺刀向前一挺，因为他们以为他要来伤害巡察，巡察也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两三步。

邓蒂斯看出他已被人认为是一危险的犯人。于是，他脸上装出一个心地最温顺，最卑微的人所能有的全部表情，用一种震惊四座的虔诚而又富有说服力的口气表白，想打动巡察的心。

巡察留神倾听，然后转向堡长，发表意见说：“他会皈依宗教的，他已经比较驯服了。瞧，他很怕，看见刺刀就退缩，疯了是什么都不怕的。这一点我在夏朗东曾为了好奇心所驱使而观察过几次。”然后转向犯人，“你有什么要求？”他说

“我希望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要求公开审理我的案子，总而言之，我要求：假如我有罪，就枪毙我，假如是冤枉的，就放我自由。”

“你的伙食好吗？”巡察说。

“还可以，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没什么，重要的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不能被一次卑鄙的诬告所牺牲，不能咒骂着他的刽子手而老死在狱中，这不仅与我这个不幸的囚犯有关，还关系着主持司法的老爷，更关系着统治我们的国王。”

“你今天倒很恭顺，”堡长说。“你一向不是这样的呀，譬如说，那一天，你就想要杀狱卒。”

“不错，先生，我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因为他一向对我非常好，我那时非常恼怒，我那时是疯啦。”

“你现在不怒不疯了吗？”

“不了，监狱生活已经使我低头屈膝，俯首贴耳了。我来这儿已经很久啦。”

“很久，那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巡察问。

“1815年2月28日，下午两点半钟。”

“今天是1816年7月30日。噢，才17个月呀。”

“才17个月！”邓蒂斯答道。“噢，您不知道监牢里的17个月意味着什么！它等于17年，17个世纪啊，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快要取得幸福，将和他所喜欢的女子结婚的人，他看到光荣的前途在等待着他，而一霎间却完全消失，——他从正沐浴在最美好的阳光下，突然间跌入最幽深的黑夜。他看到他的远景毁灭了，他不知道他未婚妻的命运，也不知道他年老的父亲究竟是不是还活着！17个月的监狱生活对一个闻惯了大海的空气，过惯了水手的自由生活，看惯了海

阔天空，无拘无束的人来说是多么漫长啊！先生，即使犯了人类史上一切最令人发指的罪行，17个月的囚禁生活也是罚得太重了。可怜可怜我吧，我不求赦罪，只求审判。先生，我只要求见一见法官，他们是不能拒绝审问嫌疑犯的。”

“好吧，我们研究研究，”巡察说，然后转向堡长，“凭良心说，这个可怜虫真使我有了一点感动了。你一定得把档案给我看看。”

“遵命，不过您只会看到对他不利的可怕的记录。”

“先生，”邓蒂斯又说，“我知道您是没有权力释放我的，但您可以代我请求，您可以使我受审，我所要求的只是如此。”

“请对我再说明白些。”巡察说。

“先生，”邓蒂斯喊道，“我可以从您的声音里听出您已经被怜悯心所感动了，请告诉我有希望吧。”

“我不能对你那样说，”巡察答道，“我只能答应调查调查你的案子。”

“噢，这么说，我自由了！我得救了！”

“是谁逮捕你的？”

“维尔福先生。请去看看他，和他商量一下。”

“维尔福先生已不在马赛了，他现在图卢兹。”

“怪不得迟迟不放我，”邓蒂斯喃喃地说，“原来我唯一的保护人调走了。”

“他对你没有什么仇恨的动机吗？”

“一点没有，正相反，他对我非常好。”

“那么，我可以相信他所留下来的有关你的记录或给我的意见了？”

“完全可以相信，先生。”

“那很好，那么，耐心等着吧。”

邓蒂斯跪下，喃喃地祷告，他祈祷上帝赐福于这个像救世主去拯救地狱里的灵魂一样到地狱中来的这个人。

地牢的门又重新关上了，但现在邓蒂斯已有一个新来的同居者——希望。

“您是马上要看那档案呢，还是先去看看别的房间？”堡长问。

“我们先把他们视察完了再说吧，”巡察说。“假如我上楼走到亮光处，也许就不会再有勇气下来了。”

“嗯，这一个，不像那一个。他疯得跟他邻居不一样，也没有那动人。”

“他有什么傻念头？”

“他自以为拥有无穷的财富。第一年，他提议献给政府100万放他自由，第二年，200万，第三年，300万，不断地这样加上去。现在他入牢已到第五年了他会要求和您密谈，给您500万。”

“哦，果真很有趣。这位大富翁叫什么名字？”

“法利亚长老。”

“27号。”巡察说。

“这儿就是了，打开门，安多尼。”

狱卒遵命开门，于是巡察好奇地向“疯长老”的房间里看着。

在这个地牢的中央，有一道用从墙壁上挖下来的石灰所画成的圆圈，圆圈里坐着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人，他的衣服丝丝缕缕，破烂不堪了。他正在这个圆圈里划几何线，而且好像阿基米德（古希腊数学家）当马赛鲁斯的兵来杀他时的那样全神贯注于他的问题。他并没有因开门的声音而动一身体，只是继续演算他的问题，直到火把以不寻常的光芒突然照亮了地牢阴暗的墙壁，他才抬起头来，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地牢里竟会来了这么多人。他急忙在他的床上抓过被单，把自己裹了起来。

“你有什么要求？”巡察千篇一律地问。

“我吗，先生！”长老带着一种惊愕的神气答道，“我什么都不要求。”

“你还没有弄明白，”巡察又说，“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监狱，听取犯人要求的。”

“哦，那就不同了，”长老喊道，“我希望我们大家谈得来。”

“来了，”堡长低声说，“就像我告诉您的，他要开始讲

了。”

“先生，”犯人继续说，“我是法利亚长老，是罗马人。我曾给红衣主教斯巴达当过20年秘书。我是在1811年被捕的，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自那时起，我就在向意法两国政府要求我的自由。”

“为什么要向法国政府要求呢？”

“因为我是在皮昂比诺被捕的，我想，像米兰和佛罗伦萨一样，皮昂比诺已成为某一个法国属国的首都了。”

巡察和堡长相视而笑。

“见鬼！亲爱的，”巡察说，“你来自意大利的新闻已经不新鲜啦！”

“这是根据我被捕那一天的消息推测的，”法利亚长老答道。“既然皇帝陛下为他那上天赋予他的儿子创造了罗马王国，我想他大概也已实现了政治家马基维里和凯撒·布琪亚（意大利暴君）的梦想，把意大利造成一个统一的王国了。”

“阁下，”巡察回答说，“上天已经把这个看来你竭诚支持的伟大计划改变过了。”

“这是把意大利变成一个强大、幸福和独立国家的唯一方法呀。”

“可能是这样，但我不是来和你讨论意大利政治的，我是来问你，你对于吃和住有什么要求没有。”

“吃的东西和其他监狱一样，——换句话说，非常差，

住的地方非常不讲卫生，但既然是黑牢，也就总算还过得去。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要讲的是一个秘密，我所要揭露的秘密，其意义极其重大。”

“讲到那话题上来了。”堡长耳语说。

“为了那个理由，我很高兴见到您，”长老继续说，“虽然您在我做一次最重大的演算时打扰了我，要是那演算成功，可能把牛顿学说都能改变。您能允许和我私下谈几句话吗？”

“嗨！，我的预言如何？”堡长说。

“你很清楚他。”巡察回答。

“你向我提出的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阁下。”他又对法利亚说。

“可是，”长老说，“我要和您说到一笔大数目的财富，达 500 万之巨呢。”

“正是你所说的那个数目。”这次是巡察对堡长耳语了。

“天哪，”法利亚看到巡察要想走开，就继续说，“我们也并非绝对要单独谈话，堡长先生也可以参加。”

“不幸的是，”堡长说，“我早已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了，是关于你的宝藏，是不是？”

法利亚眼睛盯住他，那种表情足使任何人都相信他是理智的。“当然罗，”他说，“不说这个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巡察阁下，”堡长又说，“那个故事我也可以告诉您，

因为它已经在我耳边叨叨唠唠了四、五年啦。”

“先生，”长老答道。“这证明你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那类人，有眼不能视，有耳不能听。”

“政府不要你的宝藏，”巡察回答说，“留着吧，等你释放以后自己享用好了。”

长老把眼睛睁得滚圆，他一把抓住巡察的手。“但假如我没有放出来呢。”他喊道。“假如偏偏违天逆理，我被老关在这间黑牢里，假如我死在这儿也不能向任何人宣布我的秘密，那么这笔财富不是就浪费了吗？我情愿出到600万，先生，是的，我愿意放弃600万，如果你们放了我，我享用剩余的就够了。”

“老实说，”巡察低声说，“要不是早告诉我这个人是疯子，我倒会相信他所说的话了。”

“我没有疯！”法利亚回答，他凭着囚徒特有的那种敏锐的听觉，把巡察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所说的宝藏真是有的，我建议与你们签订一份合约，合约内载明，我答应领你们到那个地点，由你们挖，假如我欺骗你们，把我再带回到这儿来，——我不求别的。”

堡长大笑。“宝藏很远吗？”

“离这里将近300哩。”

“这个念头倒不坏，”堡长说。“假如每一个犯人都想作一次300哩的旅行，而他的解差又答应陪他们去，他们倒有

了一个很好的逃走机会了。”

“这个办法并不新奇，”巡察说，“长老阁下还不能享受发明的美誉哩。”然后转向法利亚，“我问你伙食吃得好不好？”他说。

“请对我发个誓，”法利亚答道，“如果我对你说的是实话，如果我给你指出的地点真埋着宝藏，就请一定放我自由，那么你们到那儿去，我留在这儿等。”

“你伙食吃得好不好？”巡察又问一遍。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会有风险的呀，因为，如我所说的，我愿意在这儿等，那我就不会有逃走的机会啦。”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巡察不耐烦地答道。

“你也没有回答我的呀，”长老喊道。“那么，你就同其他那些神经失常的人一样该受到诅咒，他们也不肯相信我。你也不愿意接受我的金子，我就留着给自己。你不肯给我自由，上帝会给我的。走吧！我再没有多的话说了。”

说完，长老扔下床单，坐回到老地方，继续作他的演算。

“他在那儿干什么？”

“在计算他的宝藏呀。”堡长回答。

法利亚以极其轻蔑的一瞥答复这句讽刺话。

他们出去了，狱卒随后把门锁上。

“或许他以前是一度有过钱的。”巡察说。

“或是做梦发了财，而醒来就疯了。”

“总而言之，”巡察说，“如果他真富有，就不会到这儿来。”这句话坦白地道出了当时的腐败情形。

法利亚长老的冒险就这样结束了。他依旧还是住在他的地牢里，这次访问只是更加使人相信他的颠狂而已。

假如是那些热心寻找珍宝的人，那些异想天开的妄想者，如古罗马凯力球拉王或尼罗王，则就会答应这个可怜虫，允许他以他的财富来换取他所这样迫切地希望的自由和空气。但近代的国王，他们局限于现实的天地之中，已不再有勇气作妄想了。在以前，国王都相信他们是天神的儿子，或至少如此自称，而且多少还留有他们父亲天神的遗传。到现在，云层后面的变幻虽然无法控制，但国王却已都自视为常人了。

专制政府一向是很不愿意让那些牺牲在他们的政权之下的人重新露面的。犯人被毒打得四肢脱节，血肉横飞，法庭俨然不要他再被人看见，疯子老是被藏在地牢里，假如让他出狱，也许是往某家阴森森的医院里一送，狱卒送他到那儿时往往只是一具走了样的人体的残骸了，连医生也认不得他是人的模样，也辨不出他还留有一点思想。

法利亚长老是在监狱里发疯的，单凭他的发疯就足以判他无期徒刑。

巡察实践了他对邓蒂斯诺言。他检查档案，找到了下

面这张关于他的条子：

爱德蒙·邓蒂斯——狂热的拿破仑党分子，曾负责协助逆贼自爱尔巴归来。应严加看守，小心戒备。

在档案中，这张条子是用另一种笔迹与墨水写成，这证明是在他放狱以后所附加的。巡察不能和这种罪名抗争，他只是批上一句，“无需复查。”

那次访问又唤醒了邓蒂斯的生命。自从入狱以来，他已忘记计算日期。但巡察给了他一个新的日期，这个日期他是不会忘记了。他用一块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石灰在墙上写道：“1816年7月30日”，从那时起，他每天做一个记号，以免再把日子忘掉。日子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后来是一月又一月地流逝了，邓蒂斯仍旧期待着。他最初预期可在两星期以内释放，这两星期过去了。他然后想到，巡察在回到巴黎以前是不会有所行动的，而他要在巡查完毕以后才能到那儿，于是他定3个月期限。3个月过去了，3个月之后又过了3个月。在这许多日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有利于他的转变。于是邓蒂斯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神志了，他认为巡察的视察只是一个梦，只是脑子里的一个幻想。

一年以后，堡长被调任汉姆市长。他带了几个下属同